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一

武陵楊　鶴校

正典禮第一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敕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
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
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
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
承　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
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
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
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
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

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　皇上明
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
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
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
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
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
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
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
比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　遺詔迎取

皇上入繼　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
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
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孝宗　興獻王兄
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
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眞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
故　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
嘗明著爲　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
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

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誠不可忘也假
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
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
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
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
不得爲人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
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
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
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

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
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
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强奪此父子之親建彼
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
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
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
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
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

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
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
宜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
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
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
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
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
不守　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
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 聖覽然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爲

諂諛詆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秖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竊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荅之詞以聞

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荅曰此乎敬

甚不得已者也葢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爲之子也　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又未嘗託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　皇上爲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爲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已之父而不知繼而委叔
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
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
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荅曰繼　武宗之
後以承　祖宗者也葢嘗三復迎立之詔矣
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
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
由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　皇上
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
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荅曰不同也
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
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
恩不可以强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
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

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荅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强爲也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

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 臣荅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於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予之言則 孝宗不果於無後乎 臣荅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强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

我問者又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　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荅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絶也不可强爲也以我　皇上考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强爲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絶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荅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王其喪而已王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

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　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爲　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　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荅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

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葢是
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
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
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孚敬
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
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
乎臣荅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
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
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

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
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之災
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
者何也臣荅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
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
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
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
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
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　興獻

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毁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周未嘗升興獻王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荅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荅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

誠也何獨至於我　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
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已也
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
臣荅曰此膠　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
崇仁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
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
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　朝
廷之相臨　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
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　皇上之

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
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
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荅
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孚敬嘗按其故昭帝
亡矣又立昌邑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
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
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
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
司奏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

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簒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荅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

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
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
之何臣荅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
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至開元
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
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
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
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

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
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
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
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
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　皇上
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
哉問者曰或以予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
而不當聞於　上也如之何臣荅曰乎敬於
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爲邪故不必聞也

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爲邪說也奈何臣荅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乎敬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荅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乎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乎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荅曰乎敬不敢爲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乎敬懼夫禮

之失也故不敢爲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三

臣伏惟

皇上遵　祖訓入繼　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强比與爲人後之例以　皇上爲　孝宗之嗣絶　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　孝宗之統失　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惜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

荅論辯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　聖諭有云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　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爲歉與之爭焉既而帝　興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　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爲皇考稱　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　皇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　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　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

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
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
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强臣臣不能强
人者也執政不能强皇上皇上不能强
於執政者也茲伏承聖諭會文武羣臣集
前後章奏詳議臣知皇上以萬世之禮付
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
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天子而不敢忤
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旨爲之子矣今焉
可背之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今焉
可改之但可於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
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
心者也切謂皇上初奉武宗遺詔爲繼
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爲之子也況高皇
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何背
之有皇上自藩邸爲興獻帝子服父服

矣迎立之　詔嗣皇帝位繼　武宗統矣此
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　興獻帝之加
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
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
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
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
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
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已者也臣謂
百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

之口終不能以泯　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
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可改也如其非
道不終日而改可也況今日以君改臣以禮
改非禮又何所疑憚而不決邪伏乞再
詔中外必稱　孝宗爲皇伯考　興獻帝爲皇
考　武宗爲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
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萬
世之望也

正典禮第四

臣等伏惟今日典禮之議以
皇上與爲人後者禮官附和執政之私也以
皇上爲入繼　大統者臣等考經據禮之論也
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小大衆寡不敵之勢
臣等則曰理而已勢論之天子至尊無上敢
誰敵哉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說而歸已猶
草芥也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
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者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傳聞終日
相視莫敢先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
等竊恐玩愒欺蔽不足以成 聖孝 皇上何不
親御朝堂進羣臣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
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迎
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爲入繼 大統非與爲人
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 慈壽
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爲本
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乖綱常
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之大
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
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
興國字此萬世典禮朕不得狥於宮闈謀於
左右爾文武羣臣盍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
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在
朝之臣其不感泣而奉 詔者未之有也夫

禮失求諸野詢之羣臣猶未也　皇上何不
告天下萬民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
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
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
之詔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爲入繼
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爲
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　興
國太后爲本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
茲有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
伸繼統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
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凡爾山林耆舊
盍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
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天下臣民其不感泣
而奉　詔者未之有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
孝其威雷霆其明日月臣等敢與此議者誠
以　皇上至情決不可遏禮官初議堅不肯
改未免重傷　皇上之心臣等實懼焉竊謂

崇卑之位雖殊君臣之義則一故敢冒昧以
備　采擇但附和之徒必有以此求臣等罪
者惟　皇上察之苟得　皇上大孝之心明
於天下後世臣等雖萬死無憾矣

正典禮第五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爲
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
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
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又不啻三日言而不
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眞多也附
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眞寡也不敢言
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　詔令雖
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

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葢父子相傳爲
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
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　皇
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
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
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
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
立爲皇子葢濮王親嘗命之爲仁宗子也仁
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爲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
爲之子也況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爲
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
乎三曰宋眞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
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絶期喪
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

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
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
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
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云
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
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奏可今　孝宗
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
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
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伯叔父名曰輕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爲皇考　章聖皇太后爲
聖母是明爲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
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孟軻
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本
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强以兩考
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　萬乘之尊乎今
試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　宗祝
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

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爲之子復以　皇上爲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旣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　皇上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爲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六

臣等伏惟

皇上以純孝之心明綱常之典夫何禮官附和
奸權失禮於初匿非於後百計阻遏三年不
成伏承 明命三至促臣等來京蓋欲令與
執政禮官別異同決是非 親賜宸斷以成
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臣等朝見
尚有二三權奸大臣先行風示大小官員俱
不許與臣等往來且又浮言恐嚇必欲使臣

等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揜巳之罪也孔子有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臣等所據者先王之禮也羣邪所挾者奸臣之權也奸臣之權敢以脅　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臣等乃不爲所動則又嗾所私言官媒孽不情之詞重肆欺妄伏望　皇上親臨　便殿集執政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籍面折再　詔之誤兩考之非以破奸權邪謀以成　聖明大孝早　賜臣等還任供職實至願也且　祖宗言官之設本爲天子耳目今率甘爲權臣鷹犬甚可恥也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此之徒無父母者也爲子不孝爲臣必不忠何足與議也

正典禮第七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候　敕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情未盡者條陳于後伏乞聖明留神垂察

一古者天子無爲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幼非社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至漢

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子爲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爲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攷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爲人後之禮今議禮之臣畔古禮書强執

皇上爲　孝宗皇帝後此歎安一也

一　祖訓天子無爲人後者臣等伏覩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太祖高皇帝眞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禮官必强執　皇上爲　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　高皇帝訓亦不

之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爲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皆無爲人後禮自古爲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爲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爲人後之例如閭閻中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

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天子爲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實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武宗皇帝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嗣皇帝位是繼　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爲　孝宗皇帝之子之說至　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上爲　孝宗

之子繼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宗
皇帝之詔背　獻皇帝之恩遂致父子君
臣皆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
皇太后爲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
篇云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
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爲人後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
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
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　皇上之
伯　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
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爲重焉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
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爲輕焉輕者
反重重者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
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
考孝宗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臣等
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爲皇伯考宋眞宗稱
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祖訓凡親
王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
下叔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
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　大統
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伯考今
禮官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爲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
謹按漢宣帝別爲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
光武別爲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
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
京師蓋成帝曾立哀帝爲子故師丹以爲
不可者以共王爲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强
執　皇上爲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
爲成帝子以　獻皇帝爲本生父故來邪

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禮官又以　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

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

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

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

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

仁宗立濮王子爲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

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强比此

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

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羣廟

之主以從禮也今禮官以爲史籍並無遷

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　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

當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

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況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壽皇太后固

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壽
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
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
禮經嫡孫承重者爲祖父母服三年
壽安皇太后止生　獻皇帝　獻皇帝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賓天　皇上實承重嫡孫當
率天下爲三年喪禮也禮官乃定爲哭臨
一日喪服十三日但以文移行之兩京而

已夫以日易月三年喪應二十七日期年
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說果何制也
壽安既爲皇太后矣爲　天子祖母矣當　詔
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以　詔及兩
京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
當尊　獻皇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
安皇太后此等已往之事莫大之失爲天
下後世所訾　皇上雖欲追悔而不及者
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邪議禮者皆安

然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頒　詔令仍宜更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蓋人之生必各禀於父母而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童子亦羞稱之可加之　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知傷汪奉祀果何稱子近者傳聞皇上於　孝宗皇帝稱嗣子於　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　恭穆獻皇帝既稱長子於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乎長子嗣子之別爲二主傷汪之稱自古經傳所未載也今皇上改　詔在一言之決不改則萬古之議此欺妄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決然以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爲　孝宗皇帝之子妄議者決然以　皇上爲　孝宗皇帝之子非入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決夫爲　孝宗皇帝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禮官附之九卿科道

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義之非者也臣
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
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兩京
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
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
輒目爲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
禮者憑爲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
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
論同共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衆見
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令吏人送與書
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
劾之雖大臣多銜寃而去無敢聲言至於
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
餘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　廷助臣
議者不爲不多瞻前顧後但頷首稱是默
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
臺諫明目達聰今獨無媿於心乎此欺妄
十三也